美丽中国 Beautiful China

中国有座人祖山

乔忠延

平生行迹有限，可也阅读过不少崇山峻岭。泰山无比巍峨，华山无比险峻，峨眉无比秀丽，黄山无比华美，虽然各有独特的风采，却只能屹立在我眼帘。唯有一座山，自从我看到的那一刻起就高耸在我的心胸，迄今时光过去了几十年，非但没有动摇了此山在我心胸中的地位，反而随着我视野的开阔，学识的增长，更加挺拔，更加伟岸，成为一座任何人也无法撼动的神圣山脉。这就是位于山西吉县的人祖山。

人祖山！

看看这名字就不敢怠慢，不跪拜就有失礼之嫌。第一次看到人祖山是在1987年，我去游览壶口瀑布。那时候没有高速公路，也没有沥青道路，汽车只能在砂石路上颠簸蜿蜒。蜿蜒来，蜿蜒去，蜿蜒得昏昏欲睡。是呀，长途奔波六七个小时，哪有不困的？蓦然，精神一振，睡意消散，那是因为树绿了，山青了，还有白云缭绕在空旷的沟壑间。更别说隔着车窗仍有鸟鸣声飞了进来，随着叫声侧目看去，往往不是抖着翅膀的花喜鹊，就是翩翩翔舞的野锦鸡。雄伟的高山上出现了秀美的风光，哪里还舍得闭合眼帘，睁大，睁大，贪婪地观看，观看。就在此时，“人祖山”几个醒目的大字跃现在万仞陡崖。我赶紧叫一声停车，下来就攀上高巅，屈膝跪拜。

滚磨岭　傅庆华摄

从此，人祖山就雄峙在我的精神世界。

古人云，子孙虽愚诗书不可不读，祖先虽远祭祀不可不诚。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悠久，悠久到远古，悠久到先秦时代、传说时代、神话时代，悠久到我们把自个儿的国家称为祖国。祖国，祖先缔造的国家，毫无愧色地称雄于世界四大文明古国。而且，岁月的风尘弥散消解了其他古国后，我们的文明依然源远流长，依然光色不减。祖国，是每一个华夏儿女值得自豪的家园！

诚如此，我们才是一个追思怀远的民族，每年清明时节千家万户都要祭祀先祖。在我的记忆里，祭祖胜于过大年。大年是个天伦之乐的团圆节，但是，在外地经商为宦的人们有要事可以不回来。唯独清明是个例外，有天大的事也不能不回家，因为这是祭祀自家的祖先，坟茔没有香火，那可是大不敬啊！祭祀自个儿的祖先，有家族的坟茔，那祭祀人们共同的先祖该到何处去呢？这个我心中徘徊了无数年的问题，在看到人祖山的那一霎间迎刃而解。在这里，就在这白云深处，就在这峻岭峰巅，祭祀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。

我十分赞叹古人的精明，赞叹他们将祖先冠戴在白云深处、峻岭峰巅，这绝美的风光之中。这是最初的想法，后来渐渐发觉这想法不无清浅，难道仅仅是因为此处风景独好吗？不是，绝不如此简单，还有令人陶醉的原由。我们民族的天地由盘古劈开之后，随即就是造人。造人有两个版本的故事，一个是女娲抟土造人，一个是伏羲女娲成婚繁育子孙。抟土造人，抟什么土？造黄皮肤的人，当然要黄土。屹立在黄土高原上的人祖山黄土多的是。抟土离不开水，人祖山脚下就是奔流不息的黄河，取之不尽啊！原来，人祖山冠名于此绝非无源之水。更为奇巧的是，即使造人的另一个故事在人祖山上也能找到踪迹。传说那次可怕的洪水退后，大地上只剩下伏羲、女娲兄妹二人。人类如何传续下去？就听天上传来要让他们成婚的声音，真是如此吗？他们不信，先滚磨盘，一人一扇，分别在两个山头推往同一个山沟，还真巧，两扇磨盘纹丝不差地合为一体。他们还不相信，那就穿针引线。伏羲拿线，女娲持针，两人各居一座山头，朝一个方向抛出，针线巧妙地穿合一体。就这么伏羲、女娲成婚了，就这么孕育繁衍出了后人。这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，没啥新鲜的，新鲜的是人祖山既有滚磨岭，又有穿针梁，那美丽的传说在这里成为立体故事。

或许这只是一种精神的向往，或许这只是一种梦想的寄托。类似的故事，在外地也有耳闻；类似的地名，在外地也曾谋面。这似乎要动摇人祖山的根基，使之虚无，使之缥缈，虚无缥缈得难以置信。可是，且慢，且慢。就在人祖山麓，就在黄河岸边，镶嵌着一个柿子滩。默默无闻的柿子滩沉睡了好多年，好多年，突然苏醒过来，将上万件石制品、20多处用火遗迹，以及蚌壳、动物骨头和岩画慷慨奉献出来。这次考古被列入2001年中国考古十大发现的首位。看着这些蓦然露面的器物，考古学家心潮澎拜，犹如看见先祖竞相奔跑追赶猎物的场景，以及火塘边炙烤野兽的熊熊烈焰；犹如听见先祖以石击石敲打出的声音，以及磨棒擦过磨盘的响动。那烈焰胜过在人祖山看到壶口瀑布腾起的彩虹，那声音胜过在人祖山听到壶口瀑布迸溅的涛声！是啊，怎能不激动！谁还敢说人祖山是向往的臆想，是梦想的寄托？考古发现，让祖先的传说故事不再虚无，不再缥缈，变得实实在在，真真切切。只不过那时候没有文字，没有记载，一切尽在传言中，而我们将传言视为传说时代而已。

伏羲岩

时光进入今天，摆脱城市的喧嚣，挣脱物欲的羁绊，我来到人祖山下的柿子滩，静心打量那些出土文物。猛然，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！震撼我的不是磨盘，不是磨棒，也不是众多的动物骨骼化石，而是崖壁上的岩画。岩画是由石色涂染上去的，看上去实在粗糙，实在稚拙，粗糙稚拙得有些不堪入眼。但是，千万不可小看这岩画，它向世人拓展出先祖的生活空间，不单是物质的，还有精神的。虽然活着要吃，要喝，要取暖，但是吃饱穿暖，不是继续要吃，要喝，要取暖，陷入纯物质生活的怪圈，而是，勾勾画画，涂涂染染，勾画涂染出一幅内心世界的画卷。面对着岩画，我禁不住汗颜，汗颜羞对祖先。如今的人们，吃的，喝的，穿的，即使取暖也先进多了，先进得祖先根本无法相比，似乎真是玩大了！可是，低头沉思并非如此，大是大在对物质的占有，对财富的迷恋，心灵呢，精神呢，比祖先大吗？不见得，甚至小得根本装不下祖先那稚拙的岩画。

考古发现更让我对人祖山充满敬意，拙朴的器物，稚拙的岩画，真切展示出祖先物质与精神并重的行为方式。这可以反映往昔，也可以警示当今。面对那高山峰巅坐落的大殿，那大殿里坐落的先祖伏羲、女娲，我似乎听见他们穿越岁月沧桑的告诫：离开了物质，无法维持生命；离开了精神，无法获取快乐。谁失去了精神追求，谁就会丢失应有的快乐，即使把自己包裹成金人，也只能在烦恼的泥沼里苦苦挣扎。

人祖山啊，你让我明白了，祖先不只是给了后人肉体，还给后人铺设了行为的轨道。沿着这轨道推进生命的年轮，才不至于沦为脱掉鬃毛的走兽！

惠斯勒：从滑雪胜地到旅游胜地

李学江　胡　萌

●国人看世界

2010年冬奥会让休闲之都温哥华和深山明珠惠斯勒小城举世瞩目，大放异彩。前者主办冰上项目，后者主办滑雪赛事。两地官员听说北京和张家口联袂申办2022年冬奥会的消息后都很高兴，他们向记者表示，2008年北京奥运会赢得了全球赞誉，如果北京能举办冬奥会将成为锦上添花之举。

惠斯勒位于温哥华以北120公里的高山峡谷中，从温哥华开车沿马蹄湾逶迤北行，右侧是白雪皑皑的连绵高山，左手是波光鳞鳞的湛蓝海湾，车行景换，海湾中不时闪出大小岛屿和破浪而来的快艇；高山之巅则雪映晚霞，时不时有雁阵掠过。这条“海天之路”起于温哥华海湾，终于洛基山班芙国家公园，真如一条美术画廊。

车行约一个半小时后抵达惠斯勒小镇。镇子蜷缩于群山之下，背后是一列连绵雪山，屏挡北风；前方是两座高峰，如门神守护；左右两泓湖水，恰似小城明眸。小城中心为庆典广场，四周商铺饭馆鳞次栉比，繁荣而紧凑；外延同样街面整洁，房舍俨然，让人不由想起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。

女市长南希·威尔海姆-莫登告诉笔者，小城始建于1975年，建市之初只有600居民，可现在的常住人口已近1万，平均每天要接待游客约2.7万人。

南希市长如数家珍般地向记者讲起了冬奥会给小城带来的诸多实惠。她说，首先是冬奥会给小城留下了数处物质遗产。就说运动员村吧，赛后以经济适用房的售价卖给800名居民，从而留住了大批熟练技工。此外，为迎冬奥会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出资翻建了“海天公路”，冬奥会大大提高了小城的全球知名度，而交通的便利带来了大批慕名而来的游客。比如，小城在德国的知名度从赛前的19%提高到赛后的42%，在澳大利亚的知名度也从48%提高到62%。小城的人口不到1万，可圣诞期间游客每天高达5万人。女市长说，小城的旅游收入占到全省旅游总收入的22.5%，成为本省旅游提速的主要引擎。此外，冬奥会的举办和游客的增加促进了小城的商业繁荣，增加了人们的收入和政府的税收。她自豪地告诉笔者：赛后小城的年产值达到13亿加元，每天向联邦、省和市三级政府贡献税金100万加元！

采访结束后，笔者乘半个小时的缆车登上了惠斯勒山巅，奥运会五环在群峰环拥中特别醒目（**见图**），游人纷纷排队站在它前面的颁奖台拍照留念。登顶俯瞰，只见惠斯勒小城群山起伏，雪峰耀眼，好不巍峨壮丽。小城被称为世界著名滑雪胜地和落基山明珠，确是名不虚传。　　压题图为本报记者　**李学江**摄

穿行于北京创意胡同

榕　杨

一直向往北京的“胡同新文化”，总想着有一天在老北京的胡同中缓缓穿行，没想到机会就这样快地到来了。去北京开会，有一天的自由活动时间。大清晨我就换上旅游鞋，朝着北京历史文化遗存和胡同四合院最为密集的东城区开拔。

首先参观的是已入选新京味十大旅游名片的“胡同里的创意工厂”。按图索骥，我直奔坐落在东四北大街板桥南巷7号的老人民美术印刷厂。据说上世纪70年代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肖像都是在这间工厂印制的。如今，越来越多的京城文化人，摒弃钢筋水泥浇筑的都市丛林，在这里开发建立了诸如建筑、设计、影像等系列产业的创意工作室。

走进原印刷厂纸库，你不得不为这里大大小小新创意叫好：镶着玻璃、新颖别致的茶几，竟然是一台久远的低压开关改制；装饰一新的烟囱，摇身一变，竟成了另类养眼的创意吊灯……

第二站，我沿着东直门外大街往东走，远远地看见一座3层建筑顶部“蜂巢剧场”四个醒目大字和高高悬挂的超大话剧宣传海报。从电视上得知，“蜂巢”是剧场的艺术总监孟京辉专为2008版《恋爱的犀牛》所建的，所以作为孟京辉的资深“粉丝”，这回，我一定要置身于现场，感受一下北京前卫艺术大本营的艺术氛围。

午饭时光，我走进钱粮胡同32号美术馆里面的小咖啡馆，坐在沿街的窗前，慢慢地享用可口美味的简餐，欣赏着街上游动的景物，别有一番情致。听说周末这里常会有小型的文学沙龙，一帮文学青年汇集于此，听沙龙主讲人——“铁嘴小喷壶”史航“侃历史”、“说文学”、“讲故事”……虽然此时离这个时间段还很远，但我依然有种身临其境的“幻觉”，是一种很惬意的感受。邻桌的小伙子告诉我，在东城的胡同里，像钱粮美术馆这样做主题餐饮的餐厅、酒吧还有很多呢。

穿行在北京的创意胡同中，耳边传来清脆的鸽哨声，灰瓦红墙的四合院里透出的是老北京和新北京文化的和谐、包容、创新……

娘子关村赏河灯

晋　华

从山西阳泉出发，沿307国道行不多时，眼前出现一座沧桑的关城，这就是万里长城“天下第九关”的娘子关。关城附近的娘子关村是一座有着800多户人家的古村落，刚进村子，就能听到很大的流水声，泉水顺坡向北沿街而下。村内泉眼遍布，水网似的溪水沿着墙基东曲西折，穿家过户。

听同行的梁老师介绍，娘子关处在太行山的断裂带上，水资源异常丰富，大小泉眼几百处，泉水四季喷涌不息。村民世代生活、劳作在这群山峻岭、险关要隘之地，与水为伴，以水为生，放河灯是当地一种习俗。

梁老师熟门熟路，领我们来到一户临泉的马姓人家。院内小桌旁，一群妇女孩子正在制作五颜六色的河灯。马家婆婆告诉我们，这里家家都会糊河灯，不但要糊出形状，而且要掌握好平衡，不能让河水浸湿吞没，否则就会变成“黑灯”。河灯最古老的做法是采用罐瓶、瓷碗，在里头点上灯。后来，河灯都是用木板做底座，再用各色腊光纸糊成。

掌灯时分，河灯盏盏映流水。村民们把糊好的五颜六色的河灯放在河水上，让它们漂流而下。夜晚的河面本来是漆黑一片，此时却突然闪亮起飘动的灯火，随着流水移动，煞是壮观。灯光与水色辉映，水面上星光点点，如同银河落入凡间，构成了一道美妙的水乡夜景。

人间仙境万峰林

魏兴云

到贵州兴义访友，竟然联系上了一位20年前一起在河北省保定市当兵的战友。他现在兴义市下属的一个村子担任党支部书记，一定挽留我多盘桓几日，我这才知道这里有个万峰林景区。300多年前，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就曾到过这里，写下了“天下山峰何其多，惟有此处峰成林”的诗句。

万峰林景区分为东峰林和西峰林两大片，对游客开放的主要是在下五屯镇境内的西峰林。西峰林是一群难以数清却姿态万千的山峰，峰与峰之间若连若断、错落有致，与常年碧绿的原野、缓缓流淌的河流、原始古朴的村寨和郁郁葱葱的树林融为一体，处处充满着诗情画意，恰似一幅朴素、清丽的布依族织锦，给人一种恍若仙境的视觉美感。

在下五屯中南部纳灰寨农田中央，一片天然形成的八卦田平卧其间。八卦田中央有三个天然地漏，深不可测，被当地布依族老乡称为地眼（即大地的眼睛）。农田耕地以漏斗为中心，呈弧形展开，构成了奇异的弯月、马蹄、方块、八卦等图案。

到万峰林不可不看天坑，位于兴义城区东北部的雨古鲁天坑被地质专家称为华夏天坑之首。它就像大飞碟降落到地球上砸了一个坑一样，底部平坦，喇叭花形，高低差在600米以上。我有轻微的恐高症，从上向下看觉得有些眩晕。在天坑底部竟然住着100多户人家，他们的房屋和一些生活生产用具都是用石头制造的，还保持着接近原始的生活状态。

在一个布依族村寨，我们吃了“布依八大碗”，聆听布依古乐——八音坐唱，痛饮了几杯“便当”酒（布依米酒），还在大院里亲自动手打粽粑，这些原汁原味的民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